

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

吕同六 主编



YIDALI
ERSHISHIJI
WENXUECONGSHU

魔 服

迪诺·布扎蒂 著

窦仁 译



北京)

45

7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YI DA LI ER SHI SHI JI WEN XUE CONG SHU

魔服

迪诺·布扎蒂 著

窦仁 译

吕同六 主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诡奇独特,鬼斧神工

——关于布扎蒂的小说创作

吕同六

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,在意大利具有悠久的传统。文艺复兴时代,薄卡丘、隆凯蒂、班戴洛等作家群体,以写作短小精粹、鲜活生动、自然纯朴的现实主义作品,造就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短篇小说黄金时代,对欧洲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随着现代化的二十世纪的来临,意大利短篇小说再次勃兴,呈现出多元的态势。皮兰德娄独树一帜的怪诞小说,蓬丹佩利的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莫拉维亚交织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短篇杰作,卡尔维诺融童话、科幻和哲理为一体的作品,承袭和张扬传统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,直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无不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各自烙下深深的印记。

而迪诺·布扎蒂(Dino Buzzati),则是这繁富、多元的文学格局中一个独特的、引人注目的现象,是文坛的一位怪才。他的充溢着奇特想象力、甚至异想天开的小说,既同欧美文坛上的爱伦·坡、霍夫曼、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等艺术大师互相辉映,又独辟蹊径,自成

一体。

布扎蒂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,是同他的人生阅历、心灵历程和创作观相关联的。

1906年10月6日,布扎蒂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的贝卢诺市。幼年时移居米兰。1928年从米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,便从事新闻工作。作为《晚邮报》富有声望的特派记者,布扎蒂曾长年走游意大利和世界各地。这些旅行,使他有对三四十年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尖锐的社会问题,国家官僚体制的弊病,有了深切的体察,开阔了他的视野与思路。他结识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,了解到在那昏暗、险恶的岁月里,人们艰险的生存境遇、脆弱的心态。他曾踏遍诸多青山绿水、平原沙漠,不由得触景生情,对人与命运,人与大自然的关系,默默地进行着反思。

对此,他日后作了这样的追述:

“面对横逆多乖的生活,我觉得自己异常软弱。我像孩童似地感受到莫大的恐惧。我嫉妒那些面对生活的艰难而显得意志刚毅,勇于搏斗,毫不气馁的人。”^①

布扎蒂的创作从一开始便是现实与魔幻、情理与荒谬、神秘与写实、超现实主义与黑色幽默的交织;在这多色调的、互相融汇的统一体中,应当说,象征——神秘的色彩尤为特出、浓重。这固然有欧洲神秘主义文学的影响,例如,布扎蒂始终承认他是爱伦·坡小说的一位热诚的读者;然而,这神秘主义更多地源于他痛楚的人生体察,反过来说,这神秘主义又是为着寻求人生的解脱。因此,我们不难理解布扎蒂讲的这番话:

“我的经历使我得出结论,诗的特征之一正在于成为神秘,为

^① 布扎蒂:《自我肖像》,米兰,1973年,第110页。

了神秘；诗首先是人被禁锢的力量的释放。”^①

1933年，布扎蒂发表处女作《群山中的巴尔纳博》。小说叙述十系列关于群山的古老传说。作者在这些传说中倾注了他对深山老林的无限深情，着意探寻令人困惑与不安的现实生活的底蕴。

布扎蒂的另一部小说《老林的秘密》(1935)，同《群山中的巴尔纳博》一样，既有对古老传说的继承，又可见出怪异、神秘的特征。

这两部作品，引人注目地凸现出两个饱含象征和寓意的“地点”，或者说意象：“群山”与“老林”。群山与老林地处世界的偏僻位置。从生存的角度看，僻远、荒凉的山峦与森林，是同大都市相对立的，是同世俗世界相对立的，时间、历史、法律和诸种社会生活准则，在这里都不再发生作用。这种象征一对立，反映了人的生存状态的两重性。而从心理的角度看，远离人世的群山与老林，则意味着人际本真关系的断裂，意味着宁静、平和，是人的窘迫、忧患和企盼等诸种意识得以净化的福地。当人身处深山老林，很自然地萌生出一种亲近它们，享有它们，跟它们合而为一的意愿。深山老林，既意味着人对命运的顺从，又是对它的挑战。在这儿，命运便是一种永恒的宁静，它的极致便是死亡。

布扎蒂的一席话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部小说的象征与寓意：

“静态意味着一种极端的宁静。人操劳一生，为的是安家立业，发财致富，向上爬，然后，希冀休息，达到某种绝对的宁静，因为人本能地趋向永恒的宁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本能地趋向死亡。”^②

《群山中的巴尔纳博》和《老林的秘密》形成了布扎蒂独特的艺

① 布扎蒂：《自我肖像》，米兰，1973，第187页。

② 布扎蒂：《自我肖像》，米兰，1973，第49页。

术风格。他笔下的群山老林，既染上一重阴暗、幽奥、神秘的色彩，又显出无比的奇妙、深沉、壮观，明晰地透露出他对现实和故土的执著的情意。

长篇小说《鞑靼人的沙漠》(1940)，使布扎蒂声誉鹊起，走向世界。一群青年军官驻守边关，防御随时可能从沙漠地带入侵的鞑靼人。他们原以为打一两仗即可结束战争，重返家园，谁知他们却命中注定要在茫茫沙漠中虚度一生，而人们等待了许多世纪的鞑靼人，却始终没有出现。

沙漠中的生活就是孤独。军官们仿佛是“操着异族语言的石头”。沙漠，城堡，黑夜，士兵的猝死，看不见的敌人，远方的火光——勾勒出了青年军官们孤寂、荒凄的生存状态，他们的徒劳的等待和虚幻的希冀。他们的等待与希冀，全寄托于时间。而时间却永远地凝固于沙漠了。

小说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，奇特的构思，怪诞的情节，现实与虚幻、情理与荒谬的共处与交替，使作者得以放开手脚去刻画人的潜意识和幻觉。然而，沙漠，城堡，黑夜，士兵的猝死，看不见的敌人，远处的火光，这一切饱含象征意蕴的景象、氛围，尽管显得那么朦胧、遥远，却分明具有现实生活的形态。在作家着意营造的超越历史的、形而上学的时间与空间里，读者辨认出了法西斯统治时期，面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降临的毁灭性的灾难，笼罩于意大利人的惶惶不安的恐惧和徒然的期盼。

在布扎蒂的全部文学创作中，笔者以为，短篇小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它们不只数量众多，不知凡几，而且最能充分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韵，因而最具艺术魅力。《七信使》(1942)、《斯卡拉歌剧院的恐慌》(1949)、《短篇小说六十篇》(1958，获同年斯特雷加文学奖)等，是布扎蒂短篇创作的重要硕果。这些短篇题材广泛，涉想奇僻，迷离惆怅，常常真真假假，惊心怵目，但它们几

乎都蕴含深邃的思辨哲理。

《七信使》是同名集子中的一篇力作。一位自负的国王，率领他的臣僚进行远征，目的地是他的王国的边疆。起初，国王以为他此行只需几个星期便可大功告成。他每到一站，都派遣一名信使返回首都报信，再把首都的信息带回给他。首都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，两者之间的联络也越来越困难。最终，国王或许意识到，当第七位信使从首都再返回他身边时，他或许已经死了，他要到达王国边关的计划，只不过是遥远而愚蠢的幻想。

通常，任何旅行的合理性都是在抵达目的地时实现的，而《七信使》中国王进军的荒唐性，正在于它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，在于它越来越走向未知，越来越坠入虚无。如同《鞑靼人的沙漠》中的青年军官，国王始终命定地处于等待，永远地处于期待认识绝对，认识未知，但他始终无法超越他自身的理性的狭隘领域。荒诞，是这种认识的局限性的结果，惟有死亡才能超越之。

自然，我们不应当把主人公国王看作消极的、盲目的殉难者，他离井背乡，抛弃优越的生活，走上了孤独的、日复一日地消耗他的生命的旅程。这是一位英勇的探险者，一位悲壮的英雄，因为他敢于向人类的逻辑发出挑战，他竭力想克服局限，进入另一个现实世界，尽管他已知道，这另一个世界，只不过是未知，只不过是死亡。

布扎蒂以无比敏锐的目光察觉到，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，大大地恶化了，而且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病态。病态，既然是现代人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，那么“疾病”的主题，以及与之关联的对无辜的惩罚，便自然地成为布扎蒂在许多短篇小说中予以着力刻画的一个方面。《七层楼》便是这样的一篇代表作。

一个名叫朱塞佩·科尔特的完全正常的人，只因低度发烧，接受医生的建议，住进一座设备先进的名牌医院。医院是七层的楼

房，病人按症状的轻重程度，自上而下分住在不同层次的病房里。奇怪的是，精神颇佳，心情轻松的科尔特，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地从最高的第七层病房，逐层下放。一切似乎都发生在梦魇之中。科尔特显得无能为力，无可奈何，最后身不由己地降到最低层。其间，他曾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“降级”进行反抗，以表明自己是个健康的、有理智的人；可是，一旦下放到垂死病人的底层时，他已显得像个任凭非逻辑力量摆布的木偶，精神彻底崩溃了。

这座现代化的医院，不是什么别的，它如同《鞑靼人的沙漠》中的城堡，其实就是一座迷宫，或者说牢狱的变形。或者点得更明白些，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形。在这里，“疾病”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原因、借口，它压倒人的自由选择，摧毁理性的力量，并最终决定人物的命运。从脱出常规的某种特殊逻辑，产生出了荒唐，使得一切自动地朝着预先安排的最终结局发展，科尔特也就莫名其妙地，或者说毫不奇怪地，沦为荒谬的、近于蓄意谋杀的牺牲品。

顺便说一句，布扎蒂的小说中，有一种诉诸数字的玄妙倾向。这数字常常是7，有时是3，成为一种驾凌于人的命运的荒唐的征兆和符号，例如《七信使》、《七层楼》。

布扎蒂擅长把人的潜意识和幻觉化为触目惊心的具象。在《泥石流采访记》中，他笔下的主人公，一名新闻记者，受幻觉和本能的驱使，去追寻泥石流，结果却接二连三地碰壁；四周惟见低垂的乌云，刺骨的寒风和漆黑的谷底，内心笼罩失望与迷惘。然而，主人公心里终究又涌现“近似欢乐的兴奋”，去继续追寻。

布扎蒂在许多小说中，倾力表现恐惧和死亡是现实中难以摆脱的神秘力量，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，但这只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他在不少作品（如《泥石流采访记》）中，又着意展示，绝望中蕴含着希望，迷茫而不失追求。这两者既形成对照，又相辅相成，构成布扎蒂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。

通常，布扎蒂诡奇的想象力，都在孤独的军营、群山、沙漠或名为医院实为死城里施展，但有时也闯入寻常百姓家中，发生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。小小的一滴水，在漆黑的深夜，竟堂而皇之进入公寓大楼，执着地、有节奏地登上一级级的楼梯（《水滴》）。一家别墅的主人，可怜巴巴而又无可奈何地成为成千上万只精灵的奴隶（《老鼠》）。绿草如茵的花园，冒出了一个个毒瘤似的鼓包，每一个鼓包的出现，即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消失（《花园里的鼓包》）。

也许，这一滴水，这千万只老鼠，这雨后春笋般的花园鼓包，意味着某种厄运或危险的降临；也许，这些荒唐的事件，又代表着某种美好的、虚无的幻想。总之，它们是违反常规的，是一种神秘。

《现代地狱游记》把读者的目光引向“现代”城市。名为“地狱游记”，但它毫无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阴森可怕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。相反，布扎蒂款款写来，丝毫不落窠臼。这是布扎蒂唯一的以自己为小说的主人公，以自己的姓名、职业为主人公的姓名、职业的小说。布扎蒂这么做，其用心自然是为着在小说超现实的底版上，抹上一重真实的色彩。

记者布扎蒂奉报纸主编之命，去采访米兰地下铁道工程中偶然发现的地狱之门。布扎蒂顺着直接通往地狱的隧道，竟自由地进入了地狱！

布扎蒂游历地狱之后，恍然大悟，地狱既在另一个世界，又在我们所处的世界，在世间的某个地方；他在地狱里经历的一切，同我们城市里每日每时发生的一切，惊人地相似，毫无二致。地狱也好，现代城市也好，都是折磨人的牢狱。地狱不仅是对人的惩罚，更是人的神秘命运的真谛！

现代城市犹如地狱。而生活又并不比可怕的梦幻好多少，生活如同梦幻一样，生活甚至比梦幻还要糟糕（《一个有意思的下午》）。

布扎蒂的诡奇独特、鬼斧神工的艺术特色，在那些刻画人的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，同样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。虚妄荒谬的故事，蕴含着对诸多世俗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深层思考。凡夫俗子趋之若鹜，拼死为之奋斗的金钱、荣誉，代表着富有和高贵，但金钱和荣誉却以窒息的魔力，扭曲人的心灵，使人变得卑下，失去自由，不得安宁；它们一旦被推到极致，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，而沦为零，沦为虚无（《魔服》、《算帐》）。

一位画家被报纸误发死亡讣告，为了靠“遗作”发一笔横财，竟同意装死。他死后也着实热闹了一番，但很快便被人遗弃，连妻子也跟了别人。最终他别无选择，只好弄假成真，躺进棺材里去（《错死的画家》）。金钱先是摄去了艺术家的魂儿，继而夺取了他的性命。

小提琴手死后二十天，又化作幽灵重返人间。但那些曾为他的去世而捶胸顿足，痛哭流涕的朋友们，却一个个把他拒之门外，甚至不惜对他下毒手（《朋友们》）。这里的幽灵，与其说是非人，毋宁说是变了形的社会人，他很像鲁迅先生评论《聊斋》中的孤鬼人物，“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”。荒诞不经的故事，映照出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真实现象。较之普通的写实手法，此种笔法写人际关系，入木三分。

身患麻疯病的贵族青年，经过苦苦修炼，奇迹般的痊愈了，但令人惊奇的事也发生了。曾驱使他渴望健康的种种人世间的诱惑，那充满冒险、肉欲的花花世界，如今于他已化作过眼烟云，城市在他眼中简直如浊臭逼人的淫秽之地，百万家产他也视若粪土。他毅然抛弃“人的王国”，重返“死亡的王国”——麻疯病院去！贵族青年与其说治愈了可怕的麻疯病，毋宁说实现了心灵的净化，精神境界的飞跃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借助荒谬、夸大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刻画，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的。

布扎蒂对社会的普遍心态，也有着敏锐的体察。音乐厅里的听众突然被一种恐惧所笼罩，纷纷离席。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证明他们的恐惧，但恐惧由一个听众传递给另一个听众，它纯粹来自感应和本能（《新闻》）。乍一看来，这篇小说，还有“对于氢弹的恐惧”，充溢着浓重的神秘、阴森的气氛。这似乎是虚幻、梦境，而实际上，这是现实，因为它透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与心理，揭示了二次大战后植根于意大利资产者阶层的恐惧心理，即所谓对“红色危险”的疑虑和恐慌。

在中篇小说《情爱一场》（1963）中，作家的旨趣好像是写情爱，写性；情爱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身上，抵抗是徒劳的。其实，只要撩开情爱这重面纱，读者便不难体味作品的寓意：人在社会中陷于迷惘和苦闷，难以自拔，“大都市”比铅块更沉重地压迫着人们，摧残着人的个性，主人公生活期间的米兰，便是恐惧的象征。

布扎蒂回避对客观现实作具体的、写实的描绘。当事件在不寻常的环境里展开时，布扎蒂巧妙地把人的日益恶化的病态性的生存状态，包裹在看似荒谬的故事里，用超现实性和象征性为中介，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。而当故事发生于寻常百姓家中或近于实际生活的环境时，布扎蒂则是借助环境的现实性和故事的离奇性的巧妙融合，来突出人的日益恶化的、病态的生存状态的普遍性。他的作品排斥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规则，而以现实和幻觉之间的模棱两可，或者说超现实以现实为毋庸置疑的依托，从合情合理的世界向故弄玄虚的超世界的运动，构成作品的典型特征。

布扎蒂以恣肆放纵的笔墨，表现人的心灵的状态，超现实的奥秘，超自然的启示，潜意识的不可捉摸的力量，难以逆料的奇异。而从更深的层面看，布扎蒂的作品更多地是把矛头指向那些极端陈腐的社会的、政治的和文化的观念，指向人类最可诅咒的病态、官僚机制、公众的贪欲和愚顽。这就是布扎蒂的作品即使读者毛

骨悚然,同时又具惊世启迪作用的缘故。这也决定作家的语言是现实主义的,他的语汇更多地采自日常生活。

布扎蒂的小说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结构机制。通常,作家在叙述的开局便开门见山,径直触及事件的核心,而把事件的“逆转”凝聚于结尾,爆发于结尾,给读者以极其强劲的冲击。作家为避免最终的和盘托出,更喜欢采用一种非结局,或者说非结局的结局,甚至满足和止于悬念本身。

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,布扎蒂勤勉多产,硕果累累。他的其他作品还有《大幅肖像》(1960)、《人间纪事》(1972),剧本《短暂的漫步》(1942)、《反对穷人的暴动》(1946)、《医院风波》(1953获同年圣万桑奖);这些剧作同作家的小说具有相近的思想、艺术特征。

布扎蒂在诗歌、绘画领域也显示了过人的才华。他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,发表过《连环画中的诗》(1969)。从1947年起,他便担任《晚邮报》美术评论专栏作家。

1972年1月28日,布扎蒂逝世于米兰。

目 录

诡奇独特,鬼斧神工

吕同六

——关于布扎蒂的小说创作

七信使	1
圆肉饼	6
七层楼	11
老鼠	26
魔服	33
禁令	40
患病的霸主	47
水滴	53
蛋	56
一个有意思的下午	64
追捕老人的人	74
披风	81
电话罢工	87
花园里的鼓包	96
新闻	101

渴望健康的人	105
被禁用的词	112
纸 团	119
错死了的画家	124
圣诞节的故事	130
泥石流采访记	134
中邪的平民	143
多余的请求	151
朋友们	155
两名司机	162
权 力	167
对于氢弹的恐惧	173
爱因斯坦的约会	180
算 帐	186
现代地狱游记	192

七 信 使

我起程前去对我父亲的王国作一番探险，几多日出日没，离开我的城市越来越远，家里的信息也愈来愈不灵通。

我是在我三十刚出头开始这趟远行的，从那时算起，时光倏忽过去了八年，准确地说，是八年零六个月又十五天。这期间，我一天也未曾停止行路。出发的时候，我相信只消几个星期，我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达到王国的边境。然而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，一路上，我总是接连不断地遇到新的民众，新的城镇，所经之处，人们都操着我的同一语言，都声称是我的属民。

有时我想，莫非我的地理学家的指南针疯了不成，我们自以为一直朝南走，其实也许是在围着我们自己兜圈子，一点也没有拉开把我们和都城隔开的距离；这兴许能解释我们仍未达到终极边界的原因。

可是，怀疑这个边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想法，常常苦苦地折磨我，王国无限伸展，无边无垠，尽管我马不停蹄，挥鞭赶路，可我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我是在我三十岁不久才开始旅行的，也许起步太晚。亲朋好友和家人嘲笑我的计划，认为纯属胡闹，徒劳地浪费华年韶光。事实上，就是我的亲信当中，持赞同态度的，也屈指可数。

虽然我无忧无虑——现在更是如此——，我还是关切在旅途中尽可能地同我的亲人保持联系，我在护送队伍里精挑了七位出

类拔萃的骑士，充当信使，往返为我传递信件。

当时，我天真地认为，动用七个信使未免太兴师动众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正相反，不是太多了，而是少得可笑。是的，他们中无一人途中病倒过，也没落入匪帮之手，从没过度地役使坐骑。所有的七个骑士，都尽忠尽责，任劳任怨地为我服务，我很难酬谢他们所做的这一切。

为了便于区分他们，我按字母顺序给他们每个人取了一个名字：亚历山德罗，巴尔托洛梅奥，卡约，多梅尼科，埃托雷，费代里科，格雷戈里奥。

我不是在远离我的家庭时才使用他们，而是在出发的第二天晚上就打发第一个信使亚历山德罗上路，那时我们已经走出了将近八十里格。为了保证联络，第二天晚上，我派出了第二个信使，然后第三个，第四个，一直到旅行的第八个晚上，格雷戈里奥出发了。这时，第一个信使还未返回。

第十个晚上，正当我们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谷里安营扎寨，准备宿夜时，亚历山德罗回来了。从他的口里，我知道他赶路的速度比我设想的要慢。我曾设想，他独自一人，骑着最善跑的骏马，在同样的时间里，他能跑出两倍于我们走过的路程；可是，他只能跑一倍半。在一天内，我们走四十里格，他跑六十里格，一点也不能多跑。

其余的骑士大抵和他差不多。巴尔托洛梅奥在旅行的第三天夜里动身前往都城，第十五天才回到我们身边；卡约第四夜出发，第二十夜才回来；很快我计算出，只要把到骑士出发的那天为止我们所走过的天数乘以五，就能推算出信使返回的日子。

我们离首都越来越远，信使往返的路程一次比一次长。五十天后，一个信使的到来和另一个信使出发之间出现间断，先前每五天我见到一个信使来到营帐，而现在每隔二十五天才出现一次；这

样一来，我的城市的声音变得愈发微弱，整整几个星期里，我得不到任何消息。

六个月过去了——我们已经翻越了法萨尼山头，信差的一来一往的间隔加大为足足四个月。他们现在给我带来遥远的消息，交到我手里的信封，被揉得皱皱巴巴的，有时，信封上还沾有持信人在野外露营时信被露水濡湿的斑痕。

我们一往直前。我徒劳地努力说服自己，我头顶上飘浮的朵朵云彩，跟我少年时的一样洁白，远方城市的天空，跟我从前头顶上的苍穹一样的蔚蓝，空气还是那样新鲜，风仍是那么柔和，鸟儿的啾啾仍是那样婉转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白云，天空，空气，风，鸟儿，都是陌生的，异样的；我感到自己是个异国人。

前进；前进！在平原上遇到的流浪汉对我说，边境不远了。我激励我的随从们奋马前行，打消他们挂在嘴上的泄气话。从起程算起，已经过去了四年；路漫漫兮多艰。都城，我的家，我的父亲，那么虚无飘渺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些是真实的。现在，信差的间隔为整整二十个月，二十个月里信息全无，我越发觉得孤寂难耐。他们给我带来在漫长的时间里变黄了的奇怪的信件。我在信中读到已经遗忘了的姓名，里头充满了我弄不懂的感情。翌日上午，只休息了一个晚上，当我们继续朝前赶路时，信使朝相反的方向出发，给城里带去我很早以前就写就的信函。

八年半又过去了。今晚，当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营帐里用晚餐时，多梅尼科闯了进来，尽管他风尘仆仆、疲惫不堪，脸上仍堆着笑意。几乎有七年我没见到他了。在这段漫长的年月内，他纵马奔驰，跨草原，穿森林，越沙漠，换乘了数不清的马匹，飞驰而来交给我信件。此刻，我却无心拆开信来读。他去睡个美觉，明早天一放亮，就往回赶。

他是最后一次返回了。我在日历上计算过，如果一切正常的